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四十五回 凹晶館賞桂賦新詞 城隍府玩月歌舊曲

話說賈蕙娶親之後，過了兩月，早是八月中秋了。賈政、賈蘭、桂芳到了晚夕，都下了衙門回來。賈政便率領了子姪賈璉、賈環、賈蘭、桂芳、賈蕙、杜若、賈祥、賈禧在凸碧山莊玩月家宴。王夫人便帶了平兒、李紈、寶釵、馬氏、秋芳、宛蓉、冠芳、月英、綠綺、秋水、綠雲在凹晶館擺席。時桂花正開，大家賞桂玩月。秋芳道：「這花與月倒是個好詩題呢，咱們姊妹們就唱和兩首罷。」宛蓉、冠芳都笑着不好答應。李紈聽見了，說道：「你們且先議定了是那幾個做，今兒已遲了，明兒早些做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明兒十六，一樣好月，再遲了月就不圓了。你們都沒見填過詞，何不就把這「花月即事」，各填小令一闋也好。就是你們六個人罷，也不必叫他們來做了。我們老姊妹兩個做主試，好不好？」李紈道：「就是這麼著，也還就在這凹晶館裡頭，這月亮、桂花映著水，分外有趣些。」

於是，大家猜枚行令，直到三更天方散。

到了次日，晚上月色剛上，王夫人睡得早，也不喜鬧，都不敢請。單約了平兒、馬氏過來賞月，備了兩桌碟子擺在凹晶館簷前，臨水月光正照兩旁，桂花香氣襲人。大家坐下，各有筆硯在旁，都擺在各人面前一張花梨茶几之上，一面喝酒，一面拈筆起草。

李紈道：「倒是這麼樣很好呢，原是即席賦詩。況且，不做詩的一樣喝酒，也不見向隅，可不是雅俗共賞的有趣麼。」

平兒向馬氏道：「我們不會做詩的，只會喝酒。他就笑我們是鄉愚了，我們要罰他呢。」馬氏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可不要依他，要罰他三大杯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我說的是『向隅』，你不懂得，錯認了是『鄉愚』。你罰不得我，我倒要罰你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寶二太太在旁邊聽得明白，可不是他說的是鄉愚，這會子他還要賴呢，你說句公道話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原說的是『向隅』，你們不懂得就認做是『鄉愚』了，兩下都不用罰酒就是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『向隅』是怎麼說呢？」月英道：「『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樂』，大娘說的，這原是現成的一句話。」

媽媽不知道就認錯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可見該罰你的，倒還不如你女兒兒明白了。這向隅的話，是說一桌子的人坐著喝酒，人人都對著席上坐的，這一個人倒背過臉去，對著牆角兒淌眼淚去了，所以滿座的人見了都不樂了。大嫂子他說你們不會做詩的，又吃不著東西，就氣的躲在牆角兒那裡哭去了。」說的大家哈哈大笑起來。

不一時，秋芳、宛蓉、冠芳、月英、綠綺、秋水六人的詞都做起來了，一齊呈上，李紈與寶釵兩個同看。開先卻是綠綺的，只見上面寫道是：《凹晶館玩月賞桂即景》下寫著《調寄搗練子》：

花的眼，月當頭，喜煞平分一段秋。金粟如來香世界，玉京宮殿水明樓。

李紈道：「氣派雄麗，將來要成老手的。他今年才得十三歲，算他至小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他自來的聰明就比別人好些，這也在乎各人呢。」遂又拿起一張來看，卻是月英的，只見上寫著《調寄如夢令》是：

徙倚桂陰香霧，人在清虛世界。疑向廣寒游，萬里清光一派。堪愛，堪愛，飄落天香雲外。

寶釵道：「他這首的意思也好，單就『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』兩句裡頭翻出來的。」李紈點頭，遂又取過一張來看，卻是秋水的，寫著是一調《減字木蘭花》：

可人良夜，一個素蟾窺樹罅。秋色平分，黃雪盈盈欲斷魂。秋風裊裊，聲起梧桐吹綠筱。池面蕭疏，客亦知夫水月乎。

李紈看了道：「現成之句，巧湊的有趣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前半調句法意思也就很清麗，後半調除了現成之句，還不及前半調呢。」因又取起一張來看，卻是宛蓉的，乃是一調《菩薩蠻》秋風裊裊吹青桂，移時明月生衣袂。花月最多情，冰壺濯魄清。香飄金粟蕊，池館閒臨水。秋色淨無塵，銀河沒點云。

李紈道：「這首更好，真是辛、蘇之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《菩薩蠻》與《減字木蘭花》兩調皆是換韻的，頓挫鏗鏘聲調流麗，易於動聽，再能句法清新，就格外見好呢。」秋芳道：「這換韻的詞，就猶如曲中的北曲一樣。詩中的七古也是因換韻，而聲調頓挫有致。曲中北曲流麗鏗鏘，其最易動人者，亦全在犯調、出調之字，抑揚好聽。可見是同一理也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不是舉一隅以三隅反，竟是告諸往而知來者。可謂：芳也，始可與言詞已矣。」李紈、秋芳等大家都笑了。因又看底下的，卻是冠芳的，乃是一調《望江南》小令：

秋光好，花月總奇觀。十里桂香金匱匣，一輪月滿玉團圓，良夜覺清寒。

李紈道：「這首詞，句雖短，卻句法老練，有咫尺千里之勢。」

「寶釵道：「這正所謂：『寸鐵殺人』呢。不見那『傷易則誕，傷繁則支』麼。」因看還有一張，便拿起來看時，卻是秋芳的，上寫《調寄西江月》，念道：

金粟盈盈香滿，玉盤影影光寒。算來何處可盤桓，第一凹晶之館。

寶釵念到這裡道：「好啊，這本地風光的有趣。所謂：『隨手拈來，頭頭是道』呢。」因又念那下半調道：

良夜月明有約，秋風蹴水無端。可人領略且憑欄，秋色三分在眼。

寶釵念完了，道：「這後半也好，到底是老手不同，要算後來居上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他們的也都還強，沒有什麼過弱的呢。」說著，月光照滿，舉室皆明。李紈便教折一枝桂花來，「咱們傳花飲酒，花到誰手中，誰唱一支曲子，不會唱的便說一個笑話兒，兩宗俱不能的，喝三大杯就是了」。於是，雙命丫頭們取了笙笛鼓板過來，又拿了一面花腔小鼓，命丫頭在屏後起鼓。

那鼓聲忽緊忽慢，前面花恰恰傳到馬氏手中，那鼓聲忽然住了。秋芳便取過笛子來，道：「三嬸娘唱什麼呢？」馬氏道：

「我這兩天嗓子很不好，唱個『強對南熏』罷。」秋芳道：「單唱這一支麼？」馬氏道：「這還是勉強呢，唱出來你就知道了。」於是，秋芳吹著，馬氏便唱了一支《懶畫眉》。令過復又起鼓，這回花到宛蓉手裡，鼓聲住了。宛蓉飲了門杯，便唱了一支《江頭金桂》的「怪得你」。大家都說：「這曲牌名兒，倒很對景。」說著，令過又起鼓，又到了綠綺手中，鼓聲住了。

綠綺便唱了一支《油葫蘆》，《醉打山門》裡頭的「俺笑著」。

大家都說：「他唱的這大喉嚨的曲子，倒很好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《山門》裡的曲子都好，開頭兒是『樹木槎枒』，那後頭的一支《寄生草》還更好呢。他說『慢搵英雄淚，相隨處士家。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，沒緣法轉眼分離乍。赤條條，來去無牽掛。那裡管，煙蓑雨笠卷單行，一任俺，芒鞋破鉢隨緣化。』頭裡林妹妹還在的時候，我就說過這支曲子的。」

那會子還沒人會唱呢。」綠綺道：「這一支『慢搵英雄淚』我也會唱的，等過會子花再到了我的手裡，鼓聲若住了，我就唱這一支罷。」

說著，鼓聲又起，這回花卻到了平兒手中，鼓聲忽然住了。

馬氏道：「你唱什麼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可看見我唱過沒有？少不得說個笑話兒罷了。」李紈道：「說的不笑，是要罰酒的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還沒說呢，你怎就知道不笑麼？」因說：

「有一個捐納的官府，坐堂審事，那原告被告上來回話，各人總說的是各人有理，這官府斷不下來，因說道：『你們說的話本縣都不明白，我先據原告的話，把被告的打他二十個板子。』

那被告說的話也還有理，再把原告的也打他二十個板子。」這一件事馬上就結了案了。官府正要退堂，那書辦、衙役上來告

假。那官府便問道：『為什麼事，要告假呢？』那書辦、衙役回道：『告假回家害眼睛去。』那官府『哼』了一聲道：『我看你們都是好好兒的兩個眼睛，怎麼說是回家害眼睛去呢？』那書辦、衙役回道：『老爺的眼睛看著小的們是明明白白的，小的們的眼睛看著老爺卻是糊裡糊塗的呢。』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

令過，鼓聲又起，這回卻到秋水手中住了。秋水飲了門杯，便唱了一支「小春香」。令過，復又起鼓，花到月英手中，鼓聲住了。月英道：「我唱什麼好呢？」秋芳道：「你的曲子很多，隨你揀著愛唱什麼，就唱什麼罷了，有誰點戲呢麼？」於是，月英飲了門杯，便唱了一支「抵多少煙花三月下揚州」。

正剛唱完了，只聽那高處山上有人說道：「唱的實在很好！我可唱不上來。二哥，你還可以呢。」大家聽見，驚疑不定，都說道：「這時候，怎麼有人在山上說話呢？」忙命丫頭們出去看去。平兒道：「這聲音很像寶二爺說話，大月下，回家來走走，也不可定呢！」李執道：「我們都出去看看去著，要是他，可不請他下來坐坐呢。」於是，一起走到外邊，只見那先出來的丫頭說道：「我們一出來，就像凸碧山莊的月台上有兩個人坐著似的，看不明白。這會子都不見了。」平兒又叫人走到凸碧山莊裡頭，四處看了一番，並不見有一個人影兒。

月英道：「寶二叔他老人家又說人唱的好，他又不肯給人見他。我們這裡好些人都沒見過他呢！」平兒道：「頭裡我們奶奶在的時候，幾回家大月下像是見鬼，這會子，大月下竟是見仙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夜已深了，咱們也大家散了罷。」李執笑道：「想是寶二爺到自己屋裡去了，你們快些回去，說說話兒去罷。也叫他出來，會會我們才好，先給我們請安問好罷。」

「寶釵笑道：「他要是到自己屋裡去，才剛兒他就答應著下來了。你沒聽見是兩個人麼，那一個就是柳二爺了。想諒他們必是到老祖太太那裡去的，因為大月下，所以到園子裡逛逛，聽見唱曲子就聽住了。既然驚動了人，他們還不走做什麼呢？」

馬氏道：「既然聽曲子的人都走了，咱們也散了罷。」於是，大家各自回去不題。

原來寶玉果然是與湘蓮二人，到賈母這裡來的。頭一天在都城隍府裡過了中秋，次日晚上月色更明，二人出來步月，便順道來到大觀園內。寶玉道：「這看月要在高處，這裡惟有個凸碧山莊最好。當初起造的時候，原為玩月而設。」於是，二人便上了凸碧山莊，在月台上憑欄而坐，卻望見底下凹館裡眾人傳花擊鼓，飲酒唱曲。寶玉道：「我們頭裡還沒有他們這會子會玩兒呢，我還記得在馮紫英家裡，曾唱過『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』，那會子我的板眼也記不清，又沒常唱，都不過是瞎鬧罷了。二哥，你的曲子是好的。」湘蓮道：「我會的也有限，嗓子也不大好。這曲子是要常唱的才好呢。你沒聽見說，『曲不離口』麼。」說著，只聽綠綺在那裡唱「俺笑著」呢。

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聽這曲子很有趣。」於是，聽他唱完了這一支《油葫蘆》湘蓮道：「這《山門》的北曲最好聽的，是誰唱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我們賈蘭姪兒的女孩兒，他叫綠綺，這孩子很聰明呢。」

說著，只聽寶釵說起「慢搵英雄淚」的《寄生草》來。寶玉聽見道：「二哥，你聽你弟媳說起這《山門》的《寄生草》來，可記得我常和你說過的，『謝慈悲剃度蓮台下，沒緣法轉眼分離乍。赤條條，來去無牽掛』，我頭裡就因為這幾句才想著出家的。那裡知道，後來倒應了這幾句話了。」湘蓮道：「那會子，全是做和尚的心念，就給我出家的一般。這會子，我們兩個人全然換過了，也算得是兩世人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就這會子看起來，也還是『來去無牽掛』的好呢。」湘蓮道：「你頭裡要那些姊妹們看著你化灰，還要化成一股煙，被風一吹就吹散了。可知道，那就是不能『來去無牽掛』的緣故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。」

說著，又聽秋水唱「小春香」。湘蓮道：「這曲子也唱的很好呢。」不一時，秋水唱完了。少頃，又聽見月英唱「抵多少煙花三月下揚州」了。湘蓮道：「這又是誰唱呢？嗓子很好。」

「寶玉道：「這是璉二爺的女孩兒，我們的姪女兒呢。」正聽得他唱完了，寶玉就大聲的說道：「唱的實在很好！我可唱不上來。二哥，你還可以唱得來呢。」這一聲，早驚動了他們，走出來看。湘蓮道：「他們都知道了，我們走罷。」

於是，二人便離了大觀園，仍然回到都城隍府中，見了賈母、賈夫人，寶玉便把上項事情細細說了一遍。賈母道：「他們後來的這些人，倒都會唱的，有趣兒。你們頭裡都沒聽見誰學過呢。」湘蓮道：「老太太的孫女兒、重孫女兒都唱的很好呢。聽見說，都會做詩寫字，一個個的都是聰明極了的人，可真難得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他們這些人，一個個的都到我這裡來磕頭，我是都認得他們的，只是他們卻總認不得我呢。」說著，林如海、賈珠進來，大家又談了一會，方才各自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賈珠卻約了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陪湘蓮、寶玉在花園裡頭賞月飲酒。中間寶玉說起，「頭裡在望湖亭喝酒，也是咱們這幾個人，就只沒崔大哥呢」。湘蓮笑道：「雖然少著崔大哥，卻又多著兩個媳婦呢。」賈珠笑道：「那是馮大嫂和薛大嫂，兩個也不知誰是誰了。」說著，大家哈哈大笑。馮淵笑道：「你們兩個薛大嫂，都給我有瓜葛。頭裡在芙蓉城，見了你們甄氏薛大嫂，他可也認不得我，我也認不得他了。他倒養了個好兒子呢，前兒他和你們家的子姪們到這兒來給老太太、姑太太磕頭，我見了的。」秦鍾道：「他給我們這一輩兒的弟兄，和我的姐夫，常時都是在一塊兒的，只恨我不能夠和他們說說話兒，看著怪悶的，怎麼樣呢？」崔子虛道：「這原是不得齊的事，咱們這會子在這裡相聚，他們要是知道了，也是白想著不能夠的。正所謂：『易地則皆然』呢。」

寶玉道：「咱們今兒弄個什麼新鮮酒令兒玩玩罷。」秦鍾道：「寶二叔有什麼好酒令，就說出來，咱們行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想起頭裡在馮紫英家行的那個酒令兒，倒很有些意思。」

那是要說女兒悲、愁、喜、樂四樣，咱們如今把女兒改作丈夫，這是酒面，還有酒底是要唱一支曲子，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罷。就先人我起，說不上來的罰三大杯。」因斟起門杯，就說道：「丈夫悲，季子無顏下地歸。丈夫愁，詩書未可博封侯。丈夫喜，忽地題名金榜裡。丈夫樂，談笑且傾金盞落。」

眾人都道：「好。」寶玉飲了門杯，便仍然把「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」的曲子又唱了一遍。令過，下家便是柳湘蓮。

湘蓮也斟起門杯，便說道：「丈夫悲，唾壺擊碎寸心摧。」

丈夫愁，襟懷抑鬱撫吳鉤。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是感慨的話，豪放的很呢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也不過是順口瞎說罷了。」因又說底下的道：「丈夫喜，遨遊任意誇仙體。丈夫樂，苦趣全無多快活。」飲了門杯，便唱了一支「一漢鍾離」。大家都叫好！

下家便挨著秦鍾。

秦鍾道：「我只怕說不上來呢。」因想了一想道：「丈夫悲，少年夭折咎誰歸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就很好麼，你就照這麼說就是了。」秦鍾又道：「丈夫愁，玉人何日始梳頭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為他是光頭啊，這會子是梳了頭了，不用愁了。」

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秦鍾又道：「丈夫喜，舊雨重逢如願矣。」

丈夫樂，嬌妻久已拋衣鉢。」湘蓮也笑道：「拋了衣鉢，才能梳頭呢。總是舊雨重逢如了願的好，還有什麼不喜，什麼不樂的呢？」秦鍾飲了門杯，便唱了一個「聽他一聲兩聲」。大家贊好。下家便該馮淵了。

斟了門杯，馮淵便說道：丈夫悲，埋沒陰曹是也非。丈夫愁，白髮星星欲上頭。丈夫喜，仇讎解釋婚姻起。太夫樂，閨房小語鳴弦索。」賈珠道：「他這後兩句，倒比前兩句好。」馮淵飲了門杯，道：「我大曲兒不會唱，唱個小調兒罷。」賈珠道：「只要唱的好，不然是要罰的。」馮淵便唱了「一個小耗子上燈台」的京柅子。秦鍾笑道：「這是馮大爺教的，我也不知聽他唱過多少回數了。怪不得『閨房小語鳴弦索』呢，原來就是教你唱了這個小調兒了。」下首卻該崔子虛。

子虛便說道：「丈夫悲，折散鴛鴦兩處飛。丈夫愁，義不孤生負好逑。丈夫喜，孟光俟我黃泉裡。丈夫樂，團圓永遠無蕭索。」寶玉道：「好，到底是崔大哥，文品雙高的人，不同呢！」子虛飲了門杯，道：「我不會唱，說個笑話兒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原是不會唱的，便說笑話兒。崔大哥，你的笑話兒必是與眾不同，就請教罷了。」崔子虛道：「有一個先生教小學生對對子，那先生出的是『雲開』兩個字，那學生說：『雲開了，就有太陽出來了。』便對了個『日出』兩個字。那先生見了，道：『也還罷了。』便

又出了個『和尚』兩字，那學生說：

『這是出家的男人，我便對出家的女人就是了。』便寫了『尼姑』兩字。那先生又出了『青山』二字，那學生便對了『白水』二字。那先生便把這六字一連，添上一字湊成一句道是：『雲開和尚青山去。』那學生便也添上一字道是：『日出尼姑白水來。』說著，大家哈哈大笑，都身秦鍾說道：「你明兒就把這『雲開和尚』做個別號，倒很有趣兒呢。」秦鍾也笑著向崔子虛道：「崔大叔，你老人家怎麼著拿我來取笑麼，這要罰你三大杯呢。」崔子虛也笑道：「我是一時出於無心，就忘了忌諱。這說笑話是最難的事，說的不笑又嫌不好，說的人笑了又容易犯人忌諱，偏是聽笑話兒的人，又慣會吹毛求疵，所以難了。」柳湘蓮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這三大杯罰酒，平分一半，我給你轉敬秦鯨腳，就賀他這『雲開和尚』的別號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賈珠、馮淵、寶玉齊說道：「很好，這評的平允而有趣兒，還有什麼說呢？」於是，子虛、秦鍾兩人分喝了三大杯酒。令過，下家輪該賈珠。

賈珠斟上門杯，便說道：「丈夫悲，將生白髮此心灰。丈夫愁，花月空留舊畫樓。丈夫喜，故鄉不異他鄉里。丈夫樂，自在逍遙殊不惡。」飲了門杯，便唱了一支「歎雙親」。大家都說：「好！」於是令完，已是三更天了，撤過酒席，又看了一會月色，便大家散了。

次日，又是馮淵請，接著崔子虛、秦鍾各請了一回。於是，又鬧了幾天方才回芙蓉城去。下文如何，請觀後卷。